

# 南京一黑公司忽悠“6万一个肾” 小伙被拉到徐州切肾后仅得3万

■受害者手术后体弱多病,钱早已花光,无奈走上维权路

■卖肾公司嫌疑人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批捕;相关参与者也被抓获

去年7月,24岁的宁夏小伙林勇应聘到南京某医疗器械公司,可无所事事两个多月后,他才得知公司竟是做肾脏买卖,经理孙进说卖个肾6万。去年10月底,在孙进的忽悠下,林勇在徐州的一家卫生院切除了左肾,可最终他只拿到3万元钱。林勇觉得被骗,而孙进却销声匿迹,他只得报警。

只剩下一个肾的林勇现在身体极其虚弱,脸色蜡黄。“我虽然学过医,但对切除肾脏根本没什么概念,更没想到我的肾竟然还能卖。”林勇讲话的力气特别小。自从摘掉左肾后,他的体重从130斤骤降到不到110斤,每月会发高烧两三次,有一次高烧41℃时他甚至想到了死。“我不敢告诉家人,我觉得被骗,肯定要讨个说法。”他告诉记者,现在自己已经求助雨花台区法律援助中心,希望律师能帮忙维权。

而据记者了解,现在孙进暂因非法经营罪被雨花台检方批捕,而徐州那家卫生院的相关负责人也被当地公安机关处理。

□快报记者 张瑜 通讯员 汪晨

## 案件进展

### 涉嫌非法经营罪 嫌疑人已被批捕

记者了解到,孙进后来被南京警方抓获归案,而徐州那家卫生院的相关负责人也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。日前,孙进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雨花台检方依法批捕。不过,根据今年5月刚实施的《刑法修正案(八)》,孙进的犯罪行为应该涉嫌一项新罪名:组织贩卖人体器官罪。

对于孙进为何没有以新罪名被批捕,检方的答复是案发时《刑法修正案(八)》还未颁布,所以是暂以非法经营罪批捕。

江苏海越律师事务所的江红琴是受理林勇案件的援助律师,在提到嫌疑人的情况时,江红琴认为非法经营罪的罪名或许不太准确。“以非法经营罪论的话,那就是把人的器官当成纯粹的物品,把人体器官买卖当成经营行为,我认为这对被害人来说,这是一种伤害,毕竟国家明令禁止买卖人体器官,嫌疑人的行为太恶劣了。”江红琴说,“如果按照故意伤害罪批捕,倒还可以理解,因为切除肾脏对被害人确实会造成一定的伤害。”

不过,江红琴也提到了刑法修正后新增的“组织贩卖人体器官罪”,她认为如果以此罪名定的话比较合适。根据新法规定,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,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,并处罚金;情节严重的,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,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。在江红琴看来,这样的量刑有点轻了,但对情节严重的认定,或许会有相关司法解释。

“我们准备为林勇申请伤残鉴定,这样在提赔偿数额时也有依据。”江红琴说,目前她和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收集材料,准备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,为林勇争取合法的权益。



指认给自己做手术的火花医院 当事人供图



就是在这里做的手术

## 卖肾陷阱

### 第1步/高薪诱骗

### 小伙来宁身陷卖肾公司

昨天上午,记者见到了林勇本人。“我学过医,在我们当地读了一所中专学校的药剂师专业。”他开始对记者说起自己的经历。“2009年我中专毕业后,就想出来打工。”林勇说,他在网上投了不少简历,后被厦门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录用。

2010年6月,在厦门的林勇收到了一封南京某医疗器械公司的招聘邮件。“南京这家公司底薪3000元,包吃住,外加提

成。”林勇说,这更有吸引力。在给南京这家公司打过一个确认电话后,他决定来南京。

“我是7月1日到,孙进在安德门地铁站接了我。”林勇说,孙进是这家医疗器械公司的经理。直接把他带到了位于雨花台区铁心桥附近的一个小区,公司就在租来的一套居民房里,吃住都在这里,公司共七八名员工,都是20几岁的年轻小伙。

进公司后,第一件事是体

检,“项目特别详细,不像普通的人职体检。”他感觉奇怪,可又想可能医疗器械公司要求比较严格。

随后,林勇每天都在公司,翻看一些医疗器械有关材料,而经理孙进会轮流带他和其他人出去。“我跟孙进去过济南、北京、上海,他说是找人拿钱,我就以为是医疗器械的货款。”林勇说,只是没有做业务,他有点不自在。

### 第2步/高价诱惑

### 卖一个肾脏开价六万元

平静,在林勇入职两个月后被改变。去年9月的一天晚上,孙进请大家吃饭。“饭后,留下我,说要单独谈谈。”

“他说‘我实话实说吧,我们公司是做肾脏买卖的,你也学过医,知道切除一个肾对人没什么影响。在林勇看来,卖肾不太好接受,他说想考虑下。孙进说,卖肾价格不一样,有三四万到六七万不等,他说给林勇6万。”孙进

交心了,并称肾脏的受体、做手术的医院等都已经安排好了,就等我点头同意。”

这时,林勇猛然感觉掉进了别人精心设计的圈套,他的身份证早就被孙进扣押,每天生活起居身边都有人陪。“他说受他家属很有实力,病很重,快不行了,让我帮帮忙。”林勇有点招架不住了,去年10月中旬的一天,他点头同意了。

### 第3步/秘密切肾

### 简陋卫生院里完成手术

去年10月24日,孙进包了辆车,带林勇去徐州做手术。当晚9点多到徐州,车子直接开到了徐州市九里区火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(又叫火花医院)。林勇被带进卫生院手术室旁的一间房子。他喝了一杯水后被麻醉。半夜醒来,隐隐听到有人说“上海的某某主任亲自主刀”。这时,他眼睁睁看着自己肩膀被打了一针,随后又陷入昏迷。

“我醒来时,浑身插满管子,身体没感觉,但我知道医生正在缝合刀口。”有人提到让主刀医生先带东西回上海。“我看见不锈钢的盒子,被两个穿便服的人提走了。”林勇喃喃地说,“那里可能就是我的肾。”

身体的疲惫让林勇再次昏睡过去,他再次醒来时,手可以动了,掏出手机一看,已是第二天下午1点40分左右。手机上有

一条短信。“孙进发的,说银行卡在我枕头底下,有3万元他先借走了。我看见枕头下有卡,还有我的身份证。”两天后,林勇掀开衣服查看刀口。“在左边,有22厘米长。”他说,卫生院的条件极其简陋,护理也不好,他总感觉刀口在痛。后来,卫生院的人说他的药用完了,账面上也没钱了,让他尽快出院。29日,手术四天后,林勇出院,乘动车返回了南京。

### 第4步/欠款蒸发

### 老板给了三万就消失了

林勇回南京时,发现公司又多了几个生面孔,孙进不在。“我打电话,他说去北京了。”林勇情绪低落,他跟小康等三位公司员工聊天时,发现对方早就把肾脏卖掉了,后来追随孙进做“小弟”,只是为拉人进来赚提成。

林勇在养身体期间多次联系过孙进,但对方就是不露面。“只要他把剩下的3万块钱还给我就行。”林勇说,可找不到孙进,连公司的其他人也都跑了,

他被逼上了绝路。“我报警的那天,警察还没到公司,房东来了,说孙进欠了几个月的房租……”

“我身高175厘米,原来是130多斤,现在都不到110斤了。”他说,除体重锐减,他每月都会有两三次发高烧的情况。“我总在想,说不定哪天高烧挺不过来就死了,这可怎么办?”林勇有点悲观,他说卖肾的事从没跟家里人提过,他都一年多没回过家了,因为换过手机号。“不知道我

父母怎么样了,会不会觉得我已经没了?”他说。

林勇之前的钱都花完了,现在因为在经常生病,靠洗车每天60元的工资,都不够看病的医药费。“老板知道我身体不好,允许我经常请假,可我觉得特别对不起他。”林勇说几乎要放弃了,但后来经人介绍才找到雨花台区法律援助中心求助。随着案件进入司法程序,他总算看到了希望。

(文中当事人系化名)

## 探访火花医院

### 副院长撇清干系 声称很多话不好讲

■据了解,省市卫生部门都调查过小伙割肾一事  
■网曝还有一名在此做过肾切除手术的受害者

林勇肾脏被切除的地方在徐州市九里区火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(又叫火花医院),这家卫生院位于徐州西三环。由于2010年9月28日徐州进行区划调整,九里区撤销,原属九里区的火花等几个街道办事处划归泉山区管辖。

昨天下午,记者赶到了这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。虽经区划调整,该中心悬挂的牌子前面还是冠以“九里区”的字样。工作人员称,现在中心属于徐州市泉山区管辖。记者看到,该中心靠近路边,一共三层。一楼是输液的地方,二楼是办公防疫,三楼是手术室。公开资料显示:徐州九里区火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市政府规划、区政府筹建、经市卫生局批准的一座综合性医疗机构。

在二楼的一个办公室内,副院长吴振德告诉记者,这个医院是徐干投资的,他是老板,也是院长。“去年10月份的时候,确实有个小伙子在这里被切除了肾。后来省卫生厅、市卫生局的人来医院进行过调查。”

“具体参与这个事情的人也不是本医院的人,后来听说人被公安局抓了。”当记者问及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对医院有无进行过处罚时,吴振德显得态度非常谨慎。他说,自己虽然在医院分管行政,但也是老板聘来的,很多话不好讲。“谁干的事情谁负责。”

火花医院的三楼是手术室,记者在三楼发现,手术室大门紧锁。昨天下午,在火花医院,记者没有见到院长徐干。吴振德说徐干院长在徐州市区开会。记者多次致电徐干想了解有关情况,但是对方均未接听。

在徐州市泉山区卫生局医政科。工作人员称,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,省里和市里卫生部门都进行过调查。“火花医院是市卫生局颁证的。谁颁证,谁管理。具体情况应该到市卫生局了解。”

“确实有这个情况,省市卫生部门都调查过。”昨天下午,徐州市卫生局医政处的一位工作人员称,关于具体的细节和最终的处理结果,她本人并不掌握。具体负责此事的有关人员在忙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事情,现在不好联系。

根据林勇反映的情况,这家卫生院与孙进等人关系密切,或许不止做过他一例肾脏切除手术。昨天,记者在网搜索时,发现一条求助信息,发帖者是一位父亲,自称儿子就在2011年1月被骗到徐州市九里区火花社区卫生医院做了肾切除手术,现在已报案,求助如何索赔。到底这家卫生院以及卖肾案进展如何,快报将继续关注。快报记者 邢志刚